

不寐

我彷彿聽見了雨聲。我知道，這不是朝雨，沒有人要遠行，我不是王維，我已歸國多年。我知道，這也不是夜雨，沒有人在等待，我不是李義山，吾妻與我同居。這不是唐代的渭城或巴山，是2010年四月的台中，中華民國在台灣。而我突然從書房中醒過來。

剛醒來的剎那，我便開始分析覺醒的緣由。其實，失眠和失戀一樣，根本沒什麼道理，但也可以找出一千種道理，至少，可以消遣寂寞。於是，我開始想，或許是聲音：是屋內超靜音的日立牌冷氣機冷靜而單調的冷媒流轉聲；是鄰近樓房所有白貓黑貓花貓調情、欲念、忌妒與哀怨的發春聲；是樓下從加拿大來訪的老學者頻頻上廁所的尿滴聲；或是窗外或是屋頂淅淅瀝瀝的雨聲。

清明已過，但中台灣的春夏秋冬仍然不甚分明，冬衣還不能收藏。而想到了雨，一床羽絨被竟然擋不住陣陣的寒涼。我彷彿正站在僧廬下聽雨，而鬢已星星矣。

我想，也有可能只是光，美麗的窗簾終究擋不住風光。屋外，不知道是日光、星光、月光還是路燈的光，窗簾就是擋不住，彷彿有一雙偷窺的眼睛一直在刺探。我於是揭開窗簾的一角，一看，雨滴果真在外面沿著窗玻璃直淌而下。氣密窗隔絕了聲音和雨水，卻擋不住從空中不斷飄落的那一股悲涼。

我於是起了身，離開剛買來的那一床傳統的硬式彈簧床墊。脊椎和頸椎還有點痠痛，眼袋和腦袋還半夢半醒。我走到了客廳，開啓大燈，想學明末清初的傅青主「一燈續日月，不寐照煩惱」，卻只見水族箱裡的巴西龜和台灣斑龜一起伸頭，用龜眼看我。看我鍛練導引「六禽戲」：熊經而後鳥伸，晝浴而後猿躩，鷗視而後虎顧。然後，我盤坐在酸枝木的羅漢床上，企圖以龜的方式呼吸，以鶴的樣式吐納。我企圖學老僧入定，學菩薩慈悲，學佛陀智慧。我閉目又開目，開目又閉目。數息數到數不清，唸佛唸到聲沙啞。我猶豫要不要敲一敲木魚或鐘磬，要不要燒一燒檀香或沉香，要不要吃一顆安眠藥或喝一盞碧螺春。最後，我在嘴裡含了一匙京都念慈庵的川貝枇杷膏，同時，睜大了眼睛，戴上既有近視又有老花與散光的多焦點眼鏡，翻閱已經在茶几上躺了一天的早報，隨意瀏覽一疊已成往事的「新聞」。

往事其實不曾如煙。報紙依舊充斥著醜聞和罪惡，依舊是官員的貪污和利益輸送，依舊是名流的外遇和緋聞。各大版面，依舊是國防不安全、兩岸不平靜、經濟不景氣、財政有困難、教育有爭議、交通有麻煩、健保有弊端、醫療有糾紛、明星有八卦、競賽有輸贏、國際有戰爭、購物有折扣、休閒有去處、社會有話題、民眾有意見。從以前到現在，從甲報、乙報到丙報，不過是換了一些人名，換了一些時間和地點，「新聞」一直都在複誦「往事」，今天一直都在抄襲昨天，明天也一定會剽竊今天。而我竟然訂了三份報紙。我每天勤奮的讀報，彷彿有些東西等著我去發掘，但我實在不知道究竟在找尋什麼。

想到自己的愚蠢，我憤然放下報紙，闔上雙眼。剎那間，我突然聞到一陣桂花的香味。這是不尋常的事。根據最新的一份身體健康檢查報告，我鼻中隔彎曲，又有過敏性的慢性鼻炎。事實上，我經常鼻塞，什麼味道也聞不到。更何況這不是桂樹開花的季節，而且，我住在台中一棟老舊的學人宿舍裡，室內不種樹也不養花。

我開始懷疑自己的精神狀態是不是有了問題。據說，某些精神疾病的前兆就是嗅覺會先出毛病。我今年五十，健康檢查報告書載明，我肝功能輕微異常、心臟功能輕微異常、膽固醇指數太高、三酸甘油酯指數過高、尿酸指數偏高，外加高度近視、老花和白內障，還有一些小小的隱疾和各種不明的酸痛，真是罄竹難書。

不過，醫師不曾懷疑過我的心智和精神狀態。我吃得下、睡得著；我不隨便罵人也不打人；我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或政治傾向；我不會狂熱的崇拜或迷戀任何人、事、物；我不會「爆料」、不寫黑函、不打call-in電話；我不會殺人或被殺、告人或被告。當然，我也幹過一些小小的壞事，比如，用公家的電腦寫情詩、下載來路不明的音樂檔、在微醺中駕車、闖紅燈、垃圾不分類等等。我也有過一些小小的仇恨和邪惡的念頭，比如，我偶而會偷偷的咒罵一些禍國殃民的政客、偷偷的買樂透並妄想中大獎、偷偷的抱怨自己的生活如此忙亂。我不知道這樣的我是否異常。

我不知道那股香味從何而來，也不確定是鼻子還是精神有了問題，只覺得有點餓，於是起身，走到了廚房，打開冰箱，拿出妻幫我準備的次日要帶到學校的便當盒，放進微波爐。微波三分三十秒後，時間與能量的確改變了不少東西。飯菜都熱了，粉蒸排骨香了，九層塔炒蛋香了，蒜片茄子也香了。餐桌上，妻所擺置的蘋果、芒果和香蕉也很香。但是，通通不是桂花香。

飯後，肚子有點脹痛，我才發現自己忘了吃藥。我似乎有點胃潰瘍或消化不良，排便也不正常，時而便秘，時而瀉肚。我打開藥箱，找出太田胃散，卻又想起這藥必須在「兩食之間」服用，只好換成征露丸，一開瓶，甘草和陳皮的香味便撲鼻而來。仍然不是桂花香。藥箱裡的撒隆巴斯、擦勞滅、萬金油、綠油精、四物丸、杞菊地黃丸、參苓白朮散、歸脾湯、黃耆建中湯，也散發著奇妙的香味，但也不是桂花香。

於是，我蹣手蹣腳的走進主臥室，看見妻正在酣睡中。床邊的衣物架上有一堆衣服，應該是傍晚才從陽台收進來的，還來不及整理，上頭還有陽光和洗衣精的味道。這四、五年來，她想必累壞了。自從看了我的健康檢查報告書，她開始研究健康食譜，親自到市場買菜、下廚，嚴格管制我的交際應酬和生活起居，督促我每天運動、量血壓、量體重，還要我陪她觀看電視台的老和尚講經說法。她說，身處亂世，人必須清心寡欲、斷惡修善。

然而，她一直有個困惑。菩薩總是珠光寶氣，瓔珞滿身，華服彩衣，法相莊嚴，但老和尚卻要大家布衣粗服，不粧不扮。妻是個畫家，在大學教視覺藝術和美術工作坊，人美，也很愛美。她的梳妝台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香水瓶，大多是我出國開會時在機場的免稅商店買回來的禮物。有一次，在美國西雅圖轉機的時候，班機延誤，在待機的四小時內，我試遍了Chanel、Christian Dior、Estée Lauder、Givenchy、Gucci、Kenzo、YSL等品牌的各種香水，手上和身上都沾滿了紫羅蘭、鈴蘭、玫瑰、茉莉、黃梔、忍冬、肉桂、佛手柑、紫丁香、檀香和麝香的味。那一次之後，妻便能隨著心情和場合，變換花香、果香、木香或動物香，時而清新淡雅，時而濃郁成熟，時而甜蜜誘人，時而飄逸絕塵。

然而，梳妝台上我依然找不到桂花香。妻似乎已有一段時間不用香水了。除了下廚、聽經和教書之外，她總是努力的畫畫。我於是走進她的畫室，牆的正中掛著坐蓮的觀世

音菩薩，兩側分別是一幅野生的牡丹和一幅瓶插的野薑花，桌上還擺著未完的杜鵑扇面。妻喜歡花，也喜歡寫生畫花。三年前，當我們還住在台北的時候，每一年的夏天，都習慣在大清早到臨近的市場買大把大把的野薑花，那是一位阿婆從石碇那一帶的溪谷裡砍來的。我們也喜歡到桃園的觀音看荷花、睡蓮和向日葵。

初見牡丹其實是在巴黎。那是1996年的春天，我們新婚不久，我應邀到法國訪問三個月，妻大病初癒，兩人只好攜手到異邦。那時，我們住在巴黎聖母院旁的一棟學人會館裡。春天的巴黎依然冷得像寒冬，我們卻喜歡每天沿著塞納河畔散步，逛公園，參觀博物館，看街頭的藝術家表演，的確有蜜月旅行的味道。可是，那一次旅行我另有學術任務，只好帶著妻到語言學校學法語。在那所學校裡，每天都有考試，每天都必須背單字、練發音、做作業，彷彿回到準備大專聯考的日子。有一天清晨，陽光普照，我們坐在會館的房間準備當天下午的法語測驗，妻突然放聲大哭。我這才發現，爲了配合我的腳步，妻走得有點辛苦。於是，我們放下了功課，走出戶外，像在台北一樣，一起走到市場去買花。在市場裡，我們首度看到唐詩和宋畫中的牡丹，湯碗一樣的大，壯碩豪放，果然有富貴氣象。買了三朵回會館，才發現牡丹也有香味。

牡丹是我們對於巴黎的共同記憶，杜鵑則是另一種追憶。我和妻是大學同班同學，校園以杜鵑花聞名，每年的三、四月，我們總會在花叢前擺弄姿勢，攝影留念。可是，大學四年，我們卻不曾在花前合影。那時，我們並不是戀人。事實上，大學畢業二十多年之後，一直到2005年的春天，我們才一起返回校園賞杜鵑。妻畫杜鵑，不知是以少年還是中年的心情下筆。

與妻相識，早在1978年，相戀卻晚至1987年。那時，我們都剛經歷過一段情傷，在新店的山區偶然相逢，妻請我喝她自己調製的桂花陳釀，愛情也因而萌生。那是我喝過的最唯美的酒。離別後，我不斷咀嚼齒頰間的那股香氣，不斷咀嚼妻的細膩、潔淨、易感和優雅。我第一次知道，還有人會在秋天採花，春天釀酒，夏天品酒。那時，妻給我的印象，宛如一只古典的易碎的青花瓷瓶，必須小心呵護。

相戀不久，妻赴美求學，我獨居台灣。兩年之後，妻返台，換我漂洋過海，留學美東，依然是兩地分隔，長年隔海相思。後來，即使見了面，住在一起，我依然將大半的心思和精力放在自己的前途上。先是博士學位，後是升等論文，我每天都早出晚歸，在研究室勤奮的工作，希望盡早給妻一個堅強的倚靠。我還記得，獲悉升等成功的那一天，我提前在傍晚時分就離開研究室，打算到妻家提親。那一天，我一走出研究大樓，就聞到一陣桂花香。

往事在妻的畫室中不斷覺醒，桂花的香味洶湧而來。如今，我終於有了一張聘期到2025年的聘書，似乎已經給了妻一個倚靠。可是，我爲什麼依然忙忙碌碌？爲什麼依然栖栖惶惶？爲什麼依然無法在任何一座城市裡裝潢自己的家？一樣東奔西跑、南來北往；一樣變換租約、更改住址；一樣必須以西漢董仲舒的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安慰自己、安撫吾妻。

其實中台灣也有花。在台中市區，年初，一些日治時期的舊庭院裡，便會有山櫻花提點春天的到來；二、三月，一簇簇芬芳而艷紅的羊蹄甲會沿著馬路迤邐百米，有些嬌羞，有些俏皮，有些熱情。讓我們知道紫確實可以奪朱；三、四月，一長排的洋紅風鈴

木，會以肥碩的花壯闊綠川的河岸；四、五月，綠園道上的阿勃勒，會懸掛出一串串金黃的花朵，一路宣示夏日的慵懶和璀璨；五、六月，校園的鳳凰木會展翅，預告賦別；秋來，成林的楓香也能繪出「碧雲天，黃葉地」的油彩；冬至，南區健康公園周邊的美人樹會開一整個季節，讓城市的邊陲地帶腮紅不消，寒涼退位。而在城市之外，近郊有大坑的文心蘭、蝴蝶蘭與虎頭蘭；新社的秋海棠、波斯菊與鼠尾草；后里的醉蝶花、鬱金香與百合花。較遠處有烏松崙和風櫃斗滿山的梅花；杉林溪的牡丹和紫藤；田尾的雛菊、大理菊與萬壽菊。而就在我們宿舍的庭院裡，也有兩株會開得讓藍天更藍的藍花楹，以及一棵會隨著風雨飄搖的木麻黃。

三年前來到台中之後，關於花的消息，我們都知道。我們也曾去看花，但總是匆匆。總來不及撫摸、嗅聞、傾聽、愛戀，便已別離花的國度，只是匆匆的按下快門，讓一張張8G的記憶卡飽讀花的色彩與姿態。這樣不朽、不變的記憶，終讓我鼻中的桂花香氣逐漸消散。

嗅覺閉鎖之後，我開始聽到屋外傳來雞的啼叫，但風雨依然如晦。我開始考慮要不要退休了，宋代黃庭堅說「心情其實過中年」，還真一語道破我的尷尬。這個地方，去留兩不是。這個年代，君子與小人都難為。最後，我似乎必須開機上網，回到漢初，問問卜者司馬季主的意見。我要問他：這樣的局勢算不算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」？這樣的我又該何去何從？